



林洙面前不避谈林徽因

林洙1948年中学毕业后,随男友程应铨来到清华大学。程应铨在建筑系任教,林洙想进先修班学习,慕名去拜访林徽因。

林徽因教林洙学习英文。那个时候林徽因的结核已经到了晚期,但是她仍然强撑着精神,每周为林洙补习两次英语。连程应铨和林洙的婚事也是林徽因操办的。

所以,在林洙面前,梁思成从不刻意谈,也不刻意避谈林徽因。就像他在写给林洙最初的“情书”中,也引用过林徽因的诗句“一串疯话”。他也会和林洙说:“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,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……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。中国有句俗话,‘文章是自己的好,老婆是人家的好’。可是对我来说,老婆是自己的好,文章是老婆的好。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

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,一直为人称道。但林徽因逝世后,梁思成一个人在漆黑长夜品味无边的孤寂,身心俱疲。原来以为梁思成会为林徽因而郁郁终生,但林徽因去世的七年后,梁思成与比他年轻27年的林洙结婚了。



梁思成的第二段婚姻

累,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,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,不然就跟不上她。”

而“普通”的林洙,带给晚年的梁思成却是另一种感受。他们婚后的合影并不多见,唯有的一张合影中,梁思成穿中山装,林洙穿花布棉袄,他们留最普通人的发型,对着镜头,普普通通地浅笑,就如所有寻常夫妻一样。

大胆写“申请书”求爱

1959年,林徽因去世已有4年。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馆的管理员,林洙担当了为梁思成整理资料的工作,因此也就常常与他聊天。过去,林洙与林徽因交谈,都是林徽因说她听,而与梁思成聊天,则是她说梁思成静静听。林洙甚至对梁思成讲了她的

婚姻、她恋爱的烦恼。

当年的林洙还恶作剧地帮梁思成回了一封“求爱信”,她自顾自地写道:“接君来信激动万分。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,右手挥动红色手帕,使吾不致认错也。”而梁思成看后,则假装板着脸,说道:“对老人开这样的玩笑,是要被打手板的。”

终有一日,梁思成鼓起勇气,半是忐忑,半是自嘲,给林洙写了一封大胆的“申请书”:“真是做梦没有想到,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,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,给了我莫大的幸福。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‘收’回去呀!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‘申请书’,不知你怎么‘批’法?我已经完全被你‘俘虏’了。”信末署名“心神不定的成”。

没有海誓山盟,没有花前月下,梁思成与林洙只是从此决定:生活在一起,做一对平常夫妻。

据《新民晚报》

陆游被迫休爱妻

陆游幼年时期,正值金人南侵,常随家人四处逃难。他母舅唐诚一家有一女儿,名唤唐婉,自幼文静灵秀,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意十分相投。两家父母见状就以一只家传凤钗作信物,订下了这门婚事。

十九岁时,陆游与唐婉成了婚。二人婚后感情极好,陆游因此无心功名。陆母认为唐婉阻碍了儿子的前途,就逼迫陆游修一纸休书,将唐婉休了。但陆游私下里却赁了一幢楼房跟唐幽会。陆母发现后,就强令陆游另娶一位贤惠的王氏女为妻。

三年后,陆游只身离开了故乡山阴,前往临安参加考试。被荐为魁首。但在第二年的礼部会试中失利。回到家乡的陆游为了排遣愁绪,在一个繁花竞妍的春日晌午,漫步沈园。偏偏巧遇了唐婉和她夫君赵士程。已为他人之妻的唐婉留下深深的一瞥之后走远了,只留下了陆游在花丛中怔怔发呆。唐婉和丈夫赵士程说起了她跟陆游的旧事。赵士程是个宽厚重情的读书人,遂派人给陆送去一份酒肴。面对送来的酒肴,陆游回想起自己这如梦一般的爱情婚姻,百感交集不禁在墙壁上填写了一阕《钗头凤》。

回家后,唐婉因这次邂逅郁郁寡欢,不久便愁怨而死。获悉此事的陆游,心中的内疚感一直没能消退。他在隐居鉴湖三山时,几乎每年都要进城到禹迹寺凭吊唐氏。

据央视网

李四光就错起名

李四光原名李仲揆,1902年,他到武昌一所高等小学堂报考,在填写报名表时,他把年龄“十四”错写在姓名栏下了。怎么办呢?他无意发现学堂大殿上挂着一块“光被四表”的横匾,觉得写得不错,突发灵感,何不借用其意改名呢?于是,他将错就错,把“十”字改成“李”字,在四的后面添了个“光”字。改过之后,他满意地说:“四光,四面光明,前途是有希望的。”果然,他顺利地考上了这所高等小学堂,后又被保送到英国官费留学,最后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。“仲揆”后来成了他的字。

据光明网

卖炊饼老汉忽然当了侯爷

公元5年汉平帝死,王莽代天子临朝听政,称假皇帝。西汉后期社会危机深重,政治动荡,人心思变,王莽被视为挽救汉王朝的不二人选。但王莽向太皇太后讨要传国玉玺时受到了阻挠,所以迟迟不能登基。

一天,大学生哀章上奏说,老天爷给了他两只铜柜,让他送到高祖庙去,交给主管官员。主管官员不敢怠慢,立即上报王莽,王莽即刻去高祖庙拜受了铜柜。打开铜柜,里面有两份天书,一份是“天帝行玺金匮图”,另一份是“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”。所谓赤帝就是汉高祖刘邦,连刘邦都赞同王莽当皇帝,怎么能推辞?得了这个东西,王莽第二天就戴上皇冠去见王太后,向她宣布:“我要顺从天意做真皇帝了,并改国号为新。”

除此之外,铜柜里把辅佐大臣的名单也都列好了,一共11位,大多是王莽的心腹,还有两个陌生的名字:王兴、王盛。这两个家伙是谁?王莽派人满长安城里转悠,最终拉了一堆王兴、王盛来看,最后挑中了两个人,王兴是一个看城门的,而王盛是一个卖炊饼的。这两个人都托老天爷的洪福,糊里糊涂就一步登天,当上了辅政大臣。

据今日头条

19世纪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,曾会晤辜鸿铭,语含讥讽地请教孔孟学说:“先生留学欧美,精通西学,难道还不如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,而不能行于当今吗?”辜鸿铭微微一

辜鸿铭笑洋人三三得七

笑,道:“孔子的思想,就好比加减乘除,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,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。倒是贵国没有孔子之教,就觉得三三得九错了。就如我们向洋人借款,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。还钱时,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十一。”一席话说得伊藤博文哑口无言。

据网易

雍正抱着臣子夜壶玩了几天

雍正年间,两江总督唐尧文贪赃枉法,皇上决定处置他。但唐尧文为官多年,上下打点的比较周全,京城不少大臣都为他说情,称有证据之前不能定罪。

于是雍正就派了亲信李卫去查抄唐家,在李卫送上的清单中,最后一页有样未命名的珍宝壶,用的是上等和田宝玉雕的,壶嘴和壶身上还镶嵌着猫眼石、夜明珠,最神奇的是只要往壶中倒水,瞬间水便会散发出香味,沁人心脾。大臣们有人猜玉壶是盛酒的酒器,有人猜是放香料用的器皿。但大家各执一词,也没什么说法,只能去寻找真正的有识之士。雍正这苦思冥想了好几天,也不得其解,更是天天抱着这壶,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赏玩。结果几天之后,李卫找到了唐家一个下人,把真相告诉了皇上。

皇上气疯了,原来这精巧的玉壶——是个尿壶!这下人是个看茅厕的,因此认识这个夜壶!皇上不知不觉地玩了人家尿壶好几天,还当成个宝贝!气得雍正直接判了唐尧文满门抄斩,下面的大臣一个敢说情的也没有了。

据搜狐网

南宋时有个进士叫做赵师颯,作得一手好词,但甚喜欢溜须拍马、结交权贵。当时朝廷上韩侂胄权倾朝野,赵师颯唯其马首是瞻,深得韩侂胄赏识。

据《庆元党禁》载,由于发妻早死,韩侂胄便一口气娶了十四个小妾。其中四妾封为郡夫人,而其他十人亦有名位。初冬之际,有官员进献北地珠冠四顶,韩侂胄大喜之下馈赠给了四位美妾。没曾想这个举动惹恼了其他十位。十位小老婆争风吃醋的事

粉笔当香烟的“章疯子”

章太炎满腹经纶,才识过人,但在生活上却不修边幅,颇为怪异。他留着两边分梳的头发。春天,常穿长袍外套一件式样特殊的坎肩;夏天,则穿半截长衫,袒胸赤臂。一年四季,不管寒暖,手里总握一把团扇。长年不更洗衣服,两袖积满污垢,油光发亮。讲课或演讲时,鼻涕流下来,就用袖角抹擦。章太炎烟瘾特大,即便正在讲学,也烟不离口,一手拿粉笔,一手拿香烟。有时写板书,竟将香烟当做

粉笔;吸烟时,又将粉笔当做香烟。引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章太炎清末亡命日本,有日本警察到他的住处查户口,章太炎填表为:职业:圣人出身、私生子;年龄:万寿无疆。袁世凯复辟后,章太炎写信痛斥他。袁很想杀掉他,但又怕民众不满,便自我解嘲说:“章太炎是疯子,我何必跟他计较?”袁死后,章获释,云南名士赵藩送给他七绝诗一首:君是浙西章疯子,我乃滇南赵病翁。君岂真疯我岂病?补天浴日此心同。章太炎对此诗非常欣赏。

据《党史纵览》

陈独秀为争“父”字几动武

陈独秀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后,他潜心研究文字学。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,也是研究文字学的,因慕陈独秀之名,特地来监狱看他。两人一见如故,互道钦佩,交换著作、文稿。然后,两人推心置腹,侃侃而谈。

起初,双方都心平气和,各抒己见。突然,两人为了一个“父”字的解释,热烈争论起来,闹得面红耳赤,互斥浅薄。两人都高声大叫,拍桌对骂,几乎动武。陈独秀说:“‘父’字明

明是画着一个人,以手执杖,指挥人家行事。”而那位程老先生说:“‘父’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,教人炊饭。”陈独秀说你不通,程老先生也说你浅薄,两人谁也不服谁。同狱室的濮德志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了,并说:“学术讨论应该心平气和,不应发火。”又随口吟出几句打油诗:

一曰执杖一曰火,二翁不该动肝火;你不通来我不通,究竟谁人是浅薄。若非有我小濮在,遭殃不但是板桌;异日争论平心气,幸勿动怒敲

脑壳。程老先生听了这首打油诗,笑了;陈独秀则嬉骂道:“你这小鬼是浅薄,我要敲你的脑壳。”濮德志笑着说:“我岂止浅薄,对于你们这一行,我简直无知。”

据人民网



赵师颯为升官竟然学狗叫

传到了赵师颯的耳朵里,就以重金求购北地珠宝,耗费十万缗,令能工巧匠制成十个珠冠。一天,韩侂胄入朝奏事未归,赵师颯便派人送进韩府。十位小妾见到流光溢彩的珠冠大喜过望,分持而去。待到韩侂胄回来后,还没等他表态,十位小妾就已款款下拜,感谢自己相公得遂所愿。第二天时逢正月十五,京师灯市,

小妾们皆顶冠而出,招摇过市。三天后,赵师颯官便拜工部侍郎。

关于赵师颯官拜工部侍郎之事,宋代罗大经编撰的《鹤林玉露》却有不同记载,说韩侂胄在临安城的吴山修建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南园山庄,别号韩公馆。庄园内,翠竹幽幽,小桥流水,别墅掩映在青山碧水之中,十分幽静。有一天,韩侂胄带着

手下来到山庄,环顾四周,喜滋滋地说,此处甚佳,只可惜听不见鸡鸣狗吠之声。同行的赵师颯听后,很快没了踪影。韩侂胄巡游他处时,忽然庄园中传来一声又一声清晰可辨的鸡鸣狗吠之声,既有公鸡打鸣,又有狗吠声不绝于耳。韩侂胄和众人都很纳闷,走近一看,只见赵师颯躲在草丛中学鸡鸣学狗叫,老韩捧腹大笑。从此韩侂胄对赵师颯另眼相看,不久就提拔其为工部侍郎。

据老蔡的菜园子博客